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侠义武林

上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臺灣・歐陽劍

俠義武林

上冊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) 新登字182号

责任编辑 李益群

封面设计 吴 明

侠义武林

台湾·欧阳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 字数: 384千字

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

ISBN 7-204-04311-1/I. 931

(上、下) 定价: 34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来自南疆的神龙玉，龙小岚武功高强，医术精湛，为营救兄弟龙小云，无意间深入到武林王朝的孔雀堡，经过不断的明查暗访，终于揭开了孔雀堡与凤皇堡纷争之谜。借助龙雷宝珠及圣力的威力，终于击败了邪恶的孔雀王，维护了武林正义，同时亦得到了多个少女的芳心，成就了多段美好姻缘。

第一章

扬州。

杜牧诗有云：

“落拓江湖载酒行，
楚腰纤细掌中轻；
十年一觉扬州梦，
赢得青楼薄伟名。”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扬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盛况不亚苏杭，其金粉之盛，远过于秦淮，风光旖丽，史迹众多。

最繁华时，有言：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”

今天，恰巧是正月十五日：元宵节，也是一年一度的灯节。

扬州城里，家家户户都是悬灯结彩，置酒欢宴，大户人家更是请了高手灯匠，费尽巧思，扎成各式各样的花灯，有花、有鸟、有龙……只见五彩缤纷，灿烂夺目，从大门口直挂到内厅，密不漏风。

各地更有精巧绝伦、美观特殊的各式花灯，供人赏玩。

不分男女老少，皆兴奋的四处游逛，沉浸在年节的欢欣气氛中。

没有人会去想不愉快的事，便是扬州总捕头彭天钊，亦是满怀欢乐的心情。

只可惜他也没乐多久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便被副总捕头叫起

来，告诉了他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。

因为昨天元宵灯节，人人都开开心心的玩了一整天，到了深夜就寝，早就累得快倒下，才一上床便睡的像猪一样，便是天塌下来，也不会知道。

何况深更半夜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本是做奸犯科的时候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所以一大早便有人到衙门去告状了。

有三家大户遭了飞贼光顾，损失惨重，许多名贵的金银珠宝都被窃盗一空，只留下一些笨重不值钱的东西，很显然的是内行的惯窃所为，手法干净俐落，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，现场只留下一枚“孔雀令”。

“孔雀堡”乃是江湖新近窜起的门派。

甚是诡异难测。

孔雀令便是孔雀堡所使用的令牌。共分金、银、铜、铁四种，分别由四位神秘莫测的令主所有。只因为孔雀堡的人，从未见过这几位令主的真面目，致于如何识别，恐怕无法用令牌来证明身份，只因令牌的权威，只有在身份证明之后，才能发生作用，任你发号施令，交待行动任务等。

如今三处现场遗下来的令牌，都是一块“铁孔雀”。

彭天钊本身见闻广博，且消息灵通，对于铁孔雀的来历不但清楚，还见识过它的主人。



事情是发生在二个多月前，一向治安良好扬州城，忽然传

出惊人的掳人案。而且才天天工夫，便告失踪二十多个名门闺秀，苦主清一色都是世代盐商，家道充裕，再则他们的亲朋、戚友无一不贵，每个人背后，都有雄厚的力量支撑，财势两方面都够惊人的。

所以彭天钊一接到案子，便马不停蹄的到处奔走，探求消息线索，只可惜作案的人，全是武林高手毫无半点迹象留下，事先也没有丝毫警兆，自然徒劳而无功了。

谁知道才过了十几天工夫，彭天钊才刚探知一点头绪，苦主居然不约而同的撤销了告诉，失踪的人口也在隔天归来。有几个人家虽然未见儿女行踪，但是苦主表示无妨，已经得到女儿亲函，人儿平安无恙，假以时日即可得知归期。

彭天钊自然明白事情绝不可能如此简单，何况他的线索也有了一点眉目，如果就此收手，一旦将来产生了后遗症，这些苦主如果是受到对方的威胁，或则这些失踪的千金小姐，受到了禁制、伤害，那么彭天钊将负担不起失职的责任。

事实上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这些肉标回来之前，苦主的财务资金上，有了轻微的异动，很突然的是歹徒勒索赎金，便是那些伊人未归的苦主，也是相同的情形。

问了失踪的少女，所得不多，只知对方全是身穿黑衣蒙面，如何被掳的经过，全都一问三不知，只知醒来之时，便已到了陌生的地方，除了不自由之外，并未受到迫害。

但是经验丰富的彭开钊却发现到，这些深闺弱质的名门淑女，不但已被破身开了脸，气质上也有了显著的改变，已经失去少女所特有的憧憬幻想，反而变得成熟实际，应对之间，有条不紊，毫无深闺弱质所特有的羞怯，所以彭天钊更是担心，

便决定深入究竟。

大概是他的行动，使歹徒受到了威胁，便在一个深夜里，来了一名身穿黑色宽大长袍的人，自称“铁孔雀”。

彭天钊见他身材高大，而且发出低哑的声音，并不认为这位铁孔雀便是男人，相反的还确知对方是女子装扮，因为彭天钊闻到了一种高贵的脂粉香，再则对方颈项上也没有喉结。

脸上戴了一具孔雀脸谱的面具，一股冷醒森寒的感觉，便由棱角凸透的铁面具上衬托出来，可把彭天钊吓了一大跳，只因为他发现被禁制了穴道，已经失去了反击的能力。自己的爱妻平静的躺在身边，毫无动静，显然亦已受制。

未等他开口，铁孔雀便已低沉的道：“你不必受惊，本座并无伤害你的意思，只要你作反抗或是声张，乖乖的听本座把话讲完，便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如果你敢轻举妄动的话，也只是自取灭亡。”

一见彭天钊点头答应之后，才接着道：“首先你应该明白本座的身份，我们再继续的谈下去。”

说着取出一块金质令递了过去。

彭天钊一见便已脸色大变，忍不住惊呼出声道：“原来阁下是……不！请大人见谅，小的……”

铁孔雀摆手制止他说下去，然后取回令牌道：“你知道我的身份就够了，本座不想让这身份暴露，除了本堡的重要人员之外，你是唯一知悉的人，所以一旦泄露了任何消息，本座必定唯你是问。”

彭天钊一脸惶恐的道：“不敢，小的绝对不敢轻泄大人的身份，过了今夜便全将此事遗忘干净，甚至于没有这件事情发

生。”

铁孔雀非常满意的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你办事的能力，本座非常清楚，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今天我来找你，只是通知你不必再调查那些失踪人口的案子了，苦主既然已经撤销了控告，你就不用多管闲事，自找麻烦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”

彭天钊早就得到线索，知道一批黑衣大汉涉以重嫌，是案发的前一天，进驻在“含翠园”里，如今才明白这些人，原来就是孔雀堡的人，而且背后另具一种身份……

“含翠园”便是江南四君子之一，“江南小霸王”金毓祥所拥有的，与另外三位君子所属的名园，同列“江南四绝”，便是说明园林景观之盛，不但优美脱俗，而且冠绝天下的意思。

金大公子居然会与孔雀堡的人有关连，那么江南四君子相交莫逆，很显然的都脱不了关系，想到这里，可把彭天钊吓得冒了一身冷汗。

只因四君子不但是扬州的最大盐商，几乎控制了大半的盐运，手下的人员各自拥有二千之数而有余，四君子加起来，便有近万的手下，这份声势已经足可惊人，何况他们还有富可敌国的财富，更是无穷无尽的有力后盾。

如今再与孔雀堡的人有关连，就更加耐人寻味了。

光凭这份雄厚的势力，足以威震武林。

令人心惊胆跳。

彭天钊虽然不明白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目的何在，但是看他们依然掳人勒索的行为看来，也明白这些人绝不会是吃素的观音菩萨。眼看着诡异莫测的局势，心中明白这些人将有什么阴谋蠢动，自己不但无力阻止，反而落入对方的算计之中。

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，却又无法自拔，只觉得心中干涩非常。

彭天钊只得愁眉苦脸的敷衍道：

“大人既有交待，小的自当遵命，只是知府大人那里，却责令限期破案，小的职责所在，实在左右为难，还请大人体谅小的苦衷，指示小的一条明路，以便对知府大人做个交待。”

铁孔雀似乎心中作难，有点烦躁的道：

“许文秀只是个狂妄的书生，不难应付。只是他不但是忠通侯的门生，如今又搭上了两广总督的关系，确是不容轻视。这件事过些时候，我再给你一个交待，你目前便先敷衍许文秀一下，我会另行通知你的。”

说完衣袖一挥，彭天钊便双目一闭，失去了知觉，这才明白铁孔雀并不是趁夜偷袭得手的，手下的功力，也是相当的深厚。

如果彭天钊是个年轻气盛的人，就像许文秀一样，很可能不计厉害，不顾生死的举发此事。只可惜彭天钊不是这种刚正的人，他不但妻妾多人，家道甚丰，正因为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，双袖善舞，周旋于权贵之间，而应付自如。所以十多年来，便在扬州城内外，购屋置产多处，直到一年前许文秀就任以后，看出许文秀是个正直无私的人，具有书生特有呆憨气质，才开始收敛起来，不敢再胡作非为，到处敲诈敛财。

因为他观察一阵之后，知道许文秀虽然年轻识浅，人却聪明机敏，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绝对用不到他身上，如果你认为他很嫩，那么你倒媚的日子便不远了。何况随他一起前来的林师爷，更是一个冷静深沉的厉害角色，绝不会让人占到一丝便宜

去的。

就这样过了二天，彭天钊便接到通知了。

等他依据指示，带着人手赶到杜员外的后院之后，便见到三个人在动手。虽然已是二更深夜，但是彭天钊依然能清晰的分辨两方的人所穿的衣着，只见一名青衣劲装的青年，手中一把墨青色长刀，攻势凌厉，斩尽杀绝，丝毫不留人余地。正把另两名黑衣大汉的狼狈不堪，手臂大腿之处，鲜血淋漓，血肉翻展，已经受伤不轻，只是不知何故，却不逃走，依然咬牙苦撑。

其中一名黑衣大汉眼尖，瞥见彭天钊带了十几名手下赶到，像是遇见救星一般，喘了口气道：

“彭捕头快过来帮忙，这厮便是掳索的歹徒，被我们围住了。只是这厮武功太高，连我们都抵挡不住，受了伤，我们赶快联手合力将他拿下来。”

劲装青年一见彭天钊带了一批捕快，便明白来了什么人，便自动停了手，此时一听黑衣大汉的话，立刻又暴怒的喝道：

“住口，在下早告诉你们，我也是追踪歹徒而来，本来就快将他擒住了，却因为你们的横加拦阻，才叫他跑了，在下还怀疑你们是他的同党呢，你们居然敢含血喷人。”

黑衣大汉冷笑一声道：

“你才胡说八道呢，太爷到的时候，你们还在聊天呢，一点也不像动手的样子，你怎么擒捉他，用口咬住他不成？”

劲装青年道：“在下是追问他的来历，正准备动手突袭，以便一举成擒，只怪你们不明就里，还未明了情形，便鲁莽的向下动手，却放过贼子不理，分明是想掩护那贼子脱身，你

们还敢狡辩。”

另一名黑衣大汉早已趁着众人不注意之时，暗中递了块令牌给彭天钊，还使了个眼色，做了个手势，只见彭天钊默默的点了点头。

便立刻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不用再辩了，有什么事情，到了知府衙门之后再说，现在你们三人都有嫌疑，来人呀，个给我拷上了。”

身旁的捕快呼喝了一声，便抖着铁链上前锁人，一个个神态吓人，如狼似虎的冲了过来。



劲装青年自觉立身光明磊落，敢作敢当，便毫不抵抗的让他们锁上。因为他追踪这批黑衣歹徒，一路来扬州已有几天工夫，知道许知府素有“小青天”之称，是个铁面无私，明察秋毫的人，相信必能还他清白。直到看见彭天钊并未锁住另三人，这才感到不对劲了。

才想脱身便感到左肩传来一阵剧痛，惨叫一声，便摔倒在地上，浑身颤抖不已，必知那左肩被毁，将来很难恢复原状，忍不住心中的怒气，猛然抬起头来，怨毒的怒瞪着众人一眼，只看得众人忍不住心底生寒，头皮发麻不已。

冷森森的道：“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设下了圈套让在下跳，只怪在下不察，误信贼人，死不足惜。只是你们竟敢官匪勾结，陷害于我，便以为可以只手遮天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武林浩劫，也将由此展开，因为你们的无耻行为，扬州城内不久之

后，必将闹得腥风血雨，尸横遍野的地步。”

话说得冷酷怨毒，只听得彭天钊忍不住胆战心惊，作声不得。

另两名黑衣大汉虽然也有点心虚，却强作不在乎，干笑了几声道：“哦！看不出你还会吓人呢？但不知你是录今的太子殿下呢？抑是那个强大的武林门派所属？你便说出来让我们听听看，有可能会把我们吓死也不一定，那到你就可以报仇雪恨了？”

劲装青年冷冷一笑，也不作声，只是飞快的旋开刀柄，立刻飞出一道青芒，“嗡嗡”之声不绝于耳，众人不知是何东西，以为是什么厉害暗器，纷纷挪动身形走避。

只见青芒先在劲装青年头上，环绕了一阵，立刻向着夜光冲射而去，才一闪便已不见。

劲装青年忍不住惨厉的大笑一阵之后，才缓缓的道：

“游龙遭困，神龙即出；圣刀斩邪，地魔消亡！”

彭天钊眼见这种诡秘莫测的现象，只觉得心惊胆颤不已，忍不住提心吊胆的颤声道：

“阁下到底怎么了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，你可不能怪罪于我，这么做都是迫不得已的……”

黑衣大汉大喝一声道：

“彭捕头你敢胡说什么？你不要命了吗？”

彭天钊立刻又吓白了脸，住口不语。

另一名黑衣大汉冷笑一声道：“老二，你别怪他了。这小子确是有点邪门，很可能有点鬼门道的来历也说不定，但是也不是与我们相提并论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，还是让他将人带走

销案去，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。”

说完之后，便双双掠身离去。

彭天钊立刻押着劲装青年回衙门去了，才将人押下牢房，告知了许知府经过，还受到许知府及林师爷的赞赏，心中立即暗中得意不已，早将先前的忧愁忘得一干二净，洋洋自得，神气非凡。

一夜好眠，第二天去到班房，彭天钊就知道要糟了。一见劲装青年没死，活生生的跪在大堂之上，就知道不对劲，更何况昨夜两名黑衣大汉，此时已经包扎好伤，陪着一名中年人，站在一旁沉默不语。

彭天钊得到的指示是，等劲装青年下到牢房之后，他们再派人来暗杀掉，来个死无对证，当做替死鬼了结此案。想不到会有这种意外的发展，心知不妙，却又不敢退缩，只好硬着头皮的挺了挺胸膛，走了过去。

果然许秀文已经问过了事情的原委，脸色铁青的道：

“彭捕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不分青红皂白的胡乱捉人，而竟敢私自用刑，你可知罪？”

彭天钊也不是省油灯，连忙狡辩的道：“颤报大人，小的并未捉错人，此人虽然狡辩无辜，但是现场再无任何疑犯，是以小的下令收押，请大夫明查。”

许文秀说道：“那么伤了此人左肩，私用重刑你又有何话说？”

彭天钊道：

“大人明鉴，此人武功高强，连这两位大人都不是对手，小的更是不敌，一见他有挣脱的企图，才伤了此人左肩，免得

又增加麻烦。”

许文秀冷哼一声道：“你说此人便是掳人的劫匪，可有什么明证？你可知此人是谁？”

彭天钊知道情势不利，只有小心的应付道：

“小的不知道，只是此人涉有重嫌，才将他拘捕回来，等候大人亲自审问。”

许文秀道：“谅你也不知道，林师爷，请你来告诉这蠢材吧。”

林师爷轻咳一声道：

“老弟，这件事你做得太鲁莽了，这个人便是最近才扬名江湖的‘游龙刀侠’龙小云，行侠仗义，嫉恶如仇，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、大丈夫，绝不是什么匪徒，想不到你居然下此重手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彭天钊立刻脸色一变，知道自己糟糕了。显然这些行动，真正想对付的人，只是劲装青年，及许文秀两人罢了。自己则遭了鱼池之殃，受到了波及，如果不能想办法自救，很可能今年年底的寿辰上，便没有机会活着去吃猪脚面线了。

连忙惶恐的道：

“请大人恕罪，小的只是一时鲁莽，并无其他用意，还请大人见谅。”

许文秀叹息的道：“我知道你并没有错，只不过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犯了错，我也无法帮你掩护，只有暂时停止你的职务，回家去等候召传，不可远离，否则当以畏罪潜逃追究。”

彭天钊哭丧着脸道：

“谢大人恩典，只望大人看在小的多年苦劳份上，从宽发

落。”

说了也是白说，彭天钊也清楚许文秀的个性，绝不会循私宽待自己的，还好自己的过失不大，又有铁孔雀这种后台撑腰，也不怕后果严重。他们真正想对付的只是许文秀及劲装青年而已，等许文秀垮台，反面对己有利，又可以回到过去呼风唤雨好日子了。

就这样彭天钊先行告退了，劲装青年接着便被中年人带走，只有许文秀愁眉不展的踱来踱去，一副惶恐无计之状。

林师爷沉思了一会儿，才道：

“大人还是赶快将此事告知候爷要紧，这件事老夫觉得非常可疑，绝不像表面这样简单。”

许文秀吃了一惊，眨了眨眼道：“师爷此言何意呢？”

林师爷道：

“依据龙小云所说的情形，很显然是落入人家的算计之中，恐怕主谋便是持有锦衣卫令牌的中年人。此人獐头鼠目，一脸阴沉险诈，是个阴狠残忍的小人，彭捕头绝不可能想出这种计谋，必然只是受人利用而不自知的糊涂虫而已。”

许文秀道：“师爷是说掳人勒索的歹徒，会是锦衣卫的人？不可能吧？龙大侠虽然是追踪歹徒最得力的人，但是也没有肯定的说是他们，师爷如何作此惊人之猜测？”

林师爷摇摇头道：

“我看这锦衣卫的身份都可能是假，只凭锦衣卫的令牌，并不能肯定就是锦衣卫，今上永乐皇帝有感京畿的悍卫力量太过薄弱，听说有意另组密探单位，成立东厂，正在暗中招兵买马，有可能就是这批人了。做任何事情，一开始都必须要花钱，

尤其是这种密探机关，花起钱来更是一本流水帐，所以才变相的以这种方式敛财。有可能行动被龙大侠知悉，以他那嫉恶如仇的个性，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，所以安排了这个陷阱，想坑害龙大侠，顺便拖大人下水。”

许文秀不解的道：

“怎么又把我拉上了，这件事又与我何干？”

林师爷微笑道：“表面上看来是如此，可是大人只要再深入一想，便知道原因所在了。以他们敛财的对象而言，自然是那些盐商巨贾为宜，而这些大户都受到大人的保护，自然无法使他们自由放任的为所欲为。何况这件事情，苦主自己撤除了告诉，大人依然敢令彭捕头加紧追查，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噬，彭捕头很可能便是为此受到了胁迫，才与他们合谋算计龙大侠的。”

许文秀皱眉道：

“这么讲的话，也说得过去，只是他们想用这件事作文章，来扳倒本官的话，未免太过妄想了。”

林师爷道：“当然不只如此，他们如何打算老夫不清楚，但是猜想必然会有更狠毒的安排。”

许文秀心中一惊道：“本官来到扬州府不过一年多的时间，深感此地民生富庶、物产丰富，好不容易一年多来努力不懈，才将境内治安稳定下来，略有建树。如果这批凶神恶煞在此兴风作浪，很可能被他们闹的一团糟，这该如何是好。”

林师爷冷静沉着的道：

“大人先别急，这件事情还是等先禀告侯爷得知，再作议处。”